

一對未婚夫婦

林 鋼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對未婚夫婦

林 鋼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

書號：總 42 中 10

一 對 未 婚

林 鋼 著

* 版權所有

一九五二年三月武漢通俗

一九五二年五月武漢通俗

一九五三年二月新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

(漢口蘆溝橋路四興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

(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)

長江日報第二印刷廠

(版)

目 錄

一對未婚夫婦(湯文選插圖).....	(一)
孟桂芝自由結婚的故事(陸田插圖).....	(二七)
一個農家的悲喜劇.....	(天)

一對未婚夫婦

我先說女的。女的官名劉淑賢，小名叫棉，今年十八，長的出堂大方。自小是個牧羊女，現在是豫西魯山縣尹村鄉青年團支部的青婦委員。論工作，羣衆早有評定，是鄉婦女幹部中數一數二的人物。只要來了工作，家裏活就攔在一邊，不分日夜，一個勁兒幹。年紀還輕，開會弄啥却一些不亂，學習也靜心；論幹活，不說家務事，就這地裏活，割麥、割豆、刨紅薯、割草、鋤地、砍玉米……幹起來也跟小伙子一樣樣，街坊們都說：『老劉家的棉，可是個俐馬閨女。』

劉淑賢這二年工作幹得很起勁，可是她却有着心頭事，老是攔不下。這便是解放軍才來那一年，娘聽信國民黨特務和地主的謠言：『是閨女都要共產』，慌忙的把她胡亂許了人家。許親時，怕她像從前一樣使性子，爹把她匪到蔡莊

住了五天，回來也不跟她說。可是鄰居的閨女們嘴快，漏了風。劉淑賢一打聽，知道是後街上尹家的賴孩，氣的可是不輕。那賴孩比她小四歲，從小不肯讀書，成天撒野，長一頭瘡，鼻涕老流着，舌頭短，說起話來半語八扯，『四十』說不準，說成『四四』或『十十』。解放前不久，還挨過劉淑賢一巴掌。



劉淑賢給地主家放羊時，有個女伴，就是賴孩他姐。有一天，賴孩他姐有事去，叫劉淑賢照料兄弟：『別叫栽骨碌坡！』姐一走，賴孩放開喉嚨狠哭起來，淑賢哄他：『姐就回來的，別哭，跟棉姐姐玩。』怎麼哄也不成，末後給了一巴掌，才把他吓住了。現在，劉淑賢一聽說要和這孩子成爲夫妻，好不煩心，埋怨娘巴結大戶，光看人家有地，不管閨女一輩子怎樣過日子。但是娘不吭聲，她也只好彆着氣裝着不知道。

劉淑賢不同意這頭親事，思想裏却以爲自己

就算是尹家的人了，這疙瘩在心裏越結越解不開。解放軍才來時，見隊伍上有女同志，她心裏曾想過：『我也參加解放軍當女兵出省去！』土地改革時分了地，心中自忖：『他有二畝地，我也有二畝地，不解除婚約，我也不結婚，各自過日子。』土地改革當中，她是積極分子，土地改革完了，入了青年團，各方面進步得更快了。劉淑賢肯長，十八歲的人，長的又高大又利亮；賴孩十四歲，還沒有劉淑賢的二兄弟高。賴孩他娘也說：『俺兒長的像個螞蚱，不成個人。』先前劉淑賢也曾想過：賴孩也是青年，要是他學習，思想各方面能進步，就算父母包辦也沒有啥。可是賴孩不進步，啥也不懂，讀了三四年書，仍在一年級。青年團開會，劉淑賢到後街召集人，走過尹家門口，總是看見賴孩坐在地上玩。看着這情景，她心裏總要嘆息一句：『一點希望氣也沒有！』四年裏發生了許多變化，兩個人的條件越離越遠了。近兩年劉淑賢工作越來越忙，顧不着個人的事，已經多時不提它，心想走一步說一步吧。去年五月間，毛主席頒佈了婚姻法，才又考慮起這回事來。剛開始鄉幹部不敢大膽宣傳婚姻法，劉淑賢不明瞭政策，也不敢提，直到今年三月間，到區裏住黨員訓練班，

才下定決心退婚。

因爲工作一貫積極，思想進步也很快，劉淑賢在今年二月又參加了共產黨。三月間，麥還不熟，澆河區西四鄉（尹村鄉、婆婆鄉、黃莊鄉、蔡莊鄉）的黨員調到區裏黨員訓練班學習，劉淑賢就在這裏認識了現在的未婚夫趙光發。這趙光發是黑石村的民兵，今年二十一歲，在訓練班裏學習是最積極努力的一個，進步也快，開討論會，發言能抓住中心，革命理論比一般同志要懂得多。在先劉淑賢也見過他，去年全鄉民兵練武，栽樺子、蹶木馬、跳高、跳遠、投彈……百十個民兵當中，就趙光發留給他的印象最深刻。個兒長的不高，見人有些腼腆，不大愛說話，是個很厚誠的青年。出進好背一根槍，魯山縣民兵差不多全是一樣打扮，黑褂褲，不論夏天冬天，頭上戴一頂白色的遮陽帽。劉淑賢還留



意過，趙光發有個習慣：雖然子彈帶佩在身上，却愛把隨身帶着的一梭子彈，揣在口袋裏。兩個都是尹村鄉的幹部，鄉裏開會時不斷見面，却不會講過話，



這次在訓練班裏劉淑賢才進一步了解了。趙光發在魯山一解放時就參加革命，十六七的小伙子，跟着區幹隊剿匪，因為表現得堅決勇敢，在剿匪部隊裏被吸收入了黨。入黨時，部隊上郭政委說過一句話：『共產黨員是特別材料做成的。』這句話牢牢記在趙光發的心裏。在剿匪和以後的各種工作裏，他從來沒有向任何艱難困苦低過頭。至於劉淑賢的各種情況，趙光發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了。趙光發記性好，歌兒聽過一遍就會唱。他愛唱歌，劉淑賢愛學歌，在學習

休息的時候，就常在一起，兩個顯得特別親熱，同志們都說：『他們在自由戀愛了！』

訓練班和區政府住在一個村子，燒飯在一起，吃飯的時候，劉淑賢愛去看結婚登記。凡是男女到區政府辦理結婚登記的時候，民政助理員總要宣傳一遍婚姻法，劉淑賢這一回可把婚姻法都徹底明瞭啦，還看到了實際榜樣。她住罷訓練班回去後，便請人到賴孩家說了要解除婚約的事，賴孩他娘近半年開會也常聽講婚姻法，懂得了不許父母包辦婚姻的道理，退婚的事情進行得很是順當。賴孩他娘說：『如今翻了身，她家使俺的布和銀器俺也不要了，算是給棉的薄禮吧。』但是劉淑賢還是把聘禮還給了賴孩家，賴孩娘也把『八字』還給了老劉家，兩相情願，解除了婚約。

劉淑賢和尹賴孩解除婚約不久，就有人來給劉淑賢說親，尹村的，耿集的，蔡莊鄉的……她爹還想問長問短，劉淑賢却不加考慮，一個一個都謝絕了——她心裏已經有了人。

住罷訓練班回來，趙光發常常想念劉淑賢，無事也肯往尹村鄉人民政府跑；劉淑賢也很是想念趙光發。他相中了她，她也相中了他，可是誰也不好意思說出口。有一天，劉淑賢獨自尋思：魯山解放快四年，俺也天天向羣衆宣傳

男女自由平等，可是男女青年真正自由戀愛的還沒有過，俺就不能帶個頭嗎？打定主意，她就私下裏『檢查』趙光發的條件，女孩子家對自己的終身大事，是很慎重的，劉淑賢相中了趙光發，到真正提出戀愛這一樁事時，她就還要徹底『檢查』兩個條件：第一條，趙光發是個共產黨員，是不是在各種工作中真正都能起到模範作用？第二條，趙光發的家庭情形如何，是不是都愛勞動，以後結了婚，婆婆會阻止她出來工作嗎？『檢查條件』的結果是非常滿意。心裏想道：『真適尺！』

這一天，劉淑賢託本村的尹松泰先跟她爹商量商量。誰知道這一商量差點把事弄壞了。尹松泰也是個民兵，年紀輕辦不了事，見了劉淑賢她爹，第一句就問：『棉和黑石頭頭的趙光發對了象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』老人不吭聲。尹松泰第二句說：『可得把話說在頭裏，現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實行婚姻法，尋媳婦不興化錢，啥也沒啥。』她爹對趙光發倒也沒啥意見，就是還有老封建思想，想在閨女身上尋點錢使，聽這一說，便惱了他。可是，還沒等他開腔，尹松泰第三句又說道：『如今婚姻都由自主，誰也不能包辦，你願意也得依，不願意

也得依。』她爹聽罷大怒，回說：『我就是不依，她要自尋人家，就永遠別進我這門邊。』說罷，將尹松泰攆了出門。

尹松泰碰了釘子，來問淑賢怎辦，想要交差，劉淑賢一聽，心裏埋怨尹松泰作事不該粗魯慌張，心想還是自己慢慢打通爹的思想，便說：『婚姻自主，是政府的命令，爹真是不依，我就自己當家。』她又央請尹松泰再去聽趙光發的意思，這一回臨行她囑託了不少的話。尹松泰到黑石頭村，趙光發正在鋤玉米，他第一句就問道：『趙光發，想尋個媳婦不想，我給你當介紹人好不好？』趙光發心裏有了人，就回說：『不想。』尹松泰逗他說：『一說名字你就想了。』趙光發問道：『你是說誰？』尹松泰說：『棉！』趙光發臉一紅說：『去繁孫吧，你是誰我的不是？』尹松泰說：『我不誑你，這是正經話，不打雷氣。』這一說，趙光發就轉口道：『那末，你費心吧！』尹松泰說一聲『不用費心』，就怎麼長短，把劉淑賢說的話都向趙光發說了。趙光發聽罷，心裏撲騰騰直跳，想道：『她要是真願意和我結婚，以後工作非更加勁幹不可。』他想着：兩家成了親，和老人家警着勁兒也不好。這天吃罷晌午飯，就去找民

兵張應昌，向劉淑賢她爹說情。張應昌一直向老人宣傳了三天婚姻法，她爹才承許了。



鋤罷秋，趙光發和劉淑賢訂了婚。那一晚上，兩人約合在鄉政府見面，鄉長、鄉支部書記、民兵中隊長和區裏的張秘書也都到了，各人說了幾句勉勵的話，就輪到他們兩個自己表示心意。劉淑賢先說道：「咱倆都是共產黨員，婚姻法都也學過，現在自由戀愛了，往後去必須互相幫助，要把工作和生產做得比前更好，才能對得起毛主席。」趙光發說：「你說這一條，我是完全同意，我們要替全鄉青年做個和睦相愛勞動生產的榜樣。在勞動生產和工作方面，我要學習鄭治興（魯山縣勞動模範，黑石頭村人），你要向楊福玉（鄉婦聯主席）學習。」

兩個人在勞動生產和工作各方面，原先就很

積極，自由戀愛以後，確實又比以前更强了。趙光發升了民兵小隊長；前不久又當選了鄉的青年團支部書記。他的互助組，新添了一頭牛，趙光發自己又添了一張犁，一盤耙。組裏四個都是青年，麥收時候，前頭割了，後頭就套犁，麥收穫了，地也犁了。秋莊稼長的也都旺，地犁的深，又選了種，一畝地一季上了二車糞，鋤三遍又拔一遍草，組裏三十七畝玉米，那一畝都收了兩口袋（一口袋約一百五十斤），玉米地裏還種上綠豆，綠豆都打六十斤，每畝地實收三百六十斤。紅薯秧也翻得勤，就是菸葉生蟲，瞎了。他們組裏四個人雖然還趕不上鄭治興互助組，學習得可也不差啥了。現在地裏種上了麥子，長的又好，霜降一過，葉兒搭葉兒，鋪掩離了。

爲了帶動全鄉婦女參加生產，劉淑賢和楊福玉等五個人，組織了全縣第一個婦女互助組。第一次生產是餵家蠶，尹村鄉桑樹少，村上的落後分子笑話她們：『等着看吧，叫蠶吃餵蠶的。』劉淑賢就在組裏動員道：『咱婦女解放就要參加勞動生產，非把蠶餵好不中，一定不叫他們看笑話！』五個人上南坡、跑馬嶺、賒溝，淌水過河北，來回一二十里地打桑葉，黑夜輪流着熬蠶，分工

合作，到底是把蠶餵成了。十二蔴蠶，結了八十六斤繭。可惜五個人都不會繅絲，絲抽的不多，只合老秤五斤半，就這些織成綢子，已可賣一百多萬元。麥頭裏，她們爲了響應政府『多種特種作物』的號召，租四畝地栽菸葉，那時節正值天旱，村裏種的菸都瞎了，男人們說：『婦女們她會種好！』劉淑賢又動員大家道：『咱非克服一切困難把菸種好不可！』五個人訂了計劃，又一個勁兒幹起來。這一帶習慣，栽菸都仗腳擇擇，她們却是用石頭錘子搗的窩窩。菸籽種上了，雨還是不下，組裏便訂出了抗旱計劃，上河取水，抬的抬，担的担，隔天澆一回，沒有間斷過，水分足，地裏不缺墒，苗長的可旺。當時全鄉菸苗大都旱黃了，就她們兩塊地青鮮鮮的。這時男人們改了口說：『該舉婦女們走大街了！』她們學習全省劳模蘇殿選的先進生產經驗，等苗長起來，又用碗豆漿澆灌，菸長到六七寸，捉苗蟲，打菸叉，一些也不耽誤。菸葉一共鋤了四遍，又薅了一遍草。今年天旱，差不多人家的菸葉都叫蟲吃的窟窟窿窿，活着的也七上八下不齊整，全鄉獨有這個婦女互助組栽的菸，葉兒長的又厚、又大、又有油水。炕菸時男人們都三桿五桿送去，她們一炕就是百十桿，炕出來

的菸，顏色也足。婦女互助組還做賣鞋，紡花，織布……。愛國增產捐獻時候，五個人不使家裏一個錢，合捐了二十八萬元人民幣，二十斤特等菸葉。自那以後，大批婦女參加了互助組，尹村鄉再也聽不到一個男人說：『婦女做不成活』了。

一對未婚夫婦，惹得全鄉男女青年羨慕。他倆下決心『打倒一切封建性』，在人面前也大方不拘，每逢鄉裏開會，見了面就在一堆談談話，問問工作情形。有一天開佈置秋徵的會，人還沒到齊，趙光發拉一下劉淑賢的衣襟說：『我給你說個事。』兩人一前一後走到西砦門跟。一盤磨道旁邊站下，劉淑賢說：『有啥話情說啦，看你那股勁兒！』趙光發嚥了幾口吐沫，問道：『咱啥時候結婚？』劉淑賢說：『訂婚還沒有多長日子，看你氣急的！結婚太早了不合適。』趙光發說：『尹村婦女幹部很多，有楊福玉、尹鴻欣、劉桂珍、鄭玉蓮……，黑石頭村婦女還沒有發動好，開會都不發言，你去了，把咱村的婦女也好好的發動起來。咱倆在一個村子，有事大家商量，進步也大些。』劉淑賢一聽，言之有理，就答應了。當下商量定，在陽曆十一月十六日結婚。

商量停當不久，趙光發接到通知，叫上縣裏開會。治淮第二年度工程開始，縣裏接着任務要出民工去修建白沙水庫。會在張良街上開，縣裏任部長作動員報告。任部長講了淮河的禍患與根治淮河的好處，並且傳達了毛主席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」的決心。講完話，以區爲單位，進行討論，趙光發第一個站起來報了名。坐在他旁邊的是城廠村的人，問他道：『好（結婚的日子）快要到了，你真去治淮？』趙光發說：『結婚是爲一個人，治淮是爲幾千萬人。共產黨員不能光爲自個！毛主席號召治淮，咱共產黨員就要走在前頭。』

趙光發從張良街回到家裏，接到了劉淑賢的挑戰書。劉淑賢向他提出『治淮河再結婚』。挑戰書上並寫着送他鞋兩雙，末後一行是：『此致敬禮！未婚妻劉淑賢』。原來治淮工作重要，趙光發上縣開會，劉淑賢在區裏開會，也

